

《呼啸山庄》中“异性同构”人物发展模式探析

郭园园

(黑龙江大学 西语学院, 哈尔滨 150000)

摘要:《呼啸山庄》中的人物发展模式与19世纪其他英国小说中“同性异构”的人物发展模式存在差异。文章从这种差异入手,阐释了男女主人公灵魂之间相互纠葛、不可分割的“异性同构”的人物发展模式,并从疾病、死亡与荒原三方面入手,揭示了这种模式产生的原因,从中可以发现,这种独特的人物发展模式为小说叙事提供了新的风格和方向,也能够让读者更加感受到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之间震撼人心的极致爱意。

关键词:呼啸山庄;异性同构;人物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1)01-0103-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1.01.0014

Analysis of “Heterosexual Homogeny” Character Development Mode in *Wuthering Heights*

GUO Yuan-yuan

(School of Western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character development mode in *Wuthering Height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other 19th-century British novels. Based on this differenc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heterosexual homogeny” mode: the entanglement and inseparability between the souls of the hero and the heroine. Then, the causes of this mode are reveal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disease, death and wasteland. It is found that this unique character development mode provides a new style and direction for the narrative of the novel, and also enables the readers to better sense the deep affection between Catherine and Heathcliff.

Key Words: *Wuthering Heights*; heterosexual homogeny; character development mode

作为英国文坛“勃朗特三姐妹”之一,艾米莉·勃朗特创作了不少诗歌,但《呼啸山庄》是她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正是这部小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因其本人与其作品的独特性和神秘性,艾米莉·勃朗特被视为现代文学中的“思芬克斯”。毛姆曾经在向读者推荐《呼啸山庄》时写道:“《呼啸山庄》使我想起埃尔·格列科的那些伟大的绘画中的一幅,

在那幅画上是—片乌云下的昏暗的荒瘠土地的景色,雷声隆隆拖长了的憔悴的人影东歪西倒,被一种不是属于尘世间的情绪弄得恍恍惚惚,他们屏息着。铅色的天空掠过一道闪电,给这一情景加上最后一笔,增添了神秘的恐怖之感。”^[1]在国外,一些当代文学批评家利用新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理论对《呼啸山庄》进行了各种阐释与分

作者简介:郭园园(1997—),女,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析。在国内,从对文本的阐释、作者的写作技巧、主人公的形象到人性的探寻、爱情的解读,再到深入挖掘其主题、艺术性以及与其他作品作比较,对《呼啸山庄》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

《呼啸山庄》以主人公希刺克厉夫的仇恨与报复为主线,讲述了希刺克厉夫充满恨意的一生,并展现了他和凯瑟琳之间震撼人心的极致爱意。他们之间的情感一直是研究的焦点,但二人之间“异性同构”的人物发展模式是目前还未被深入探讨的问题。这种独特的人物发展模式为小说叙事提供了新的风格和方向,能够进一步深化主题。本文将对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举例论证19世纪英国小说传统中存有的“同性异构”的人物发展模式,由此突显《呼啸山庄》中独特的“异性同构”的人物发展模式,并探讨这种独特模式的成因。

一、19世纪英国小说中“同性异构”人物发展模式

英国小说中不缺乏通过小说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的对比来展现人物发展,且大多是以同性别的角色进行对比,这就形成了一种“同性异构”的人物发展模式。“同性异构”就是同性别的两个人物作为一组,彼此独立,展现不同的人物特征,使读者能够识别该组人物的差异,并表达出作者所持观点。

(一)《理智与情感》中埃莉诺与玛丽安的性格对比

《理智与情感》中埃莉诺与玛丽安的对比关系很明显。作者简·奥斯汀明确交代了两姐妹不同的性格特征:埃莉诺“遇事冷静……富于情感,但是她懂得怎样克制情感”;而妹妹玛丽安则是“伤心或者欢乐都毫无节制……不谨慎”^[2]。性格不同的两姐妹对待感情问题的态度和行为也不同。埃莉诺与玛丽安先后遭遇感情上的波折时,埃莉诺能够忍受痛苦、胸襟开阔;而玛丽安则情绪张扬外露,将个人情感置于首位,经常有“不切实际”的想象。从18世纪理查逊的爱情小说《帕梅拉》开始,传统的英国小说中就不乏情感(sensibility)描写。奥斯汀也

同样有情感描写,将埃莉诺与玛丽安的爱情故事作为主线,展现情感与理智(sense)的对比。如果说玛丽安代表了18世纪末某些典型的情感主义浪漫姿态,那么她的恋爱挫折以及埃莉诺提供的对照或许可以说体现了奥斯汀对这一思潮的修正或再定位^[3]。简单来说,简·奥斯汀通过两者在性格上的明显差异——埃莉诺的理智与玛丽安的感性来展现主要创作意图,即用理智来控制感情。

(二)《诺桑觉寺》中凯瑟琳的幻想与伊莎贝拉的现实

简·奥斯汀的另一本小说《诺桑觉寺》中的凯瑟琳与伊莎贝拉也存在对比关系。作者以哥特小说为引子,展现了凯瑟琳自以为是的幻想和伊莎贝拉不顾羞耻的现实。凯瑟琳相信了哥特式小说中的激情与刺激,把自己当作哥特世界的女主角。她在诺桑觉寺中的一系列行为,让我们看到凯瑟琳一步一步地陷入“浪漫”的哥特式故事中。反观伊莎贝拉,她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女人,她周旋于凯瑟琳的哥哥詹姆斯和蒂尔尼上校之间,想同时占有感情和财富。作为凯瑟琳的好友,她没有被哥特小说中的“浪漫”所迷惑,她把小说当作社交工具,也把交往的人(凯瑟琳)当成钓取“金龟婿”的工具。和如此现实的伊莎贝拉相比,凯瑟琳不理智的幻想看起来非常可笑。简·奥斯汀通过对哥特式小说的戏仿表达出她呼唤理性的理念,同时希望人们不要沉溺于非理性的浪漫之中。

(三)《艰难时世》中露意莎与朱浦不同的人生选择

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露意莎和朱浦两人不同的人生抉择也存在对比关系。露意莎从小就被父亲灌输“事实”的思想,所以她丢掉兴趣、幻想、希望和热情这类滋生她天性的“轻浮情绪”^{[4]114}。在面对父亲为她安排好的“相称的”^{[4]111}婚姻时,她也选择了接受。至此,露意莎的悲剧就注定了。只有利益的婚姻带给她精神上的痛苦,导致她差点与人私奔,身败名裂。“最大幸福原则”原来带给人的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快乐,它也会折磨人的精神,甚至毁掉

人。而朱浦从小说伊始就显露出她对葛蒲硬先生的“不服从”,在后来也没有成为“事实”。朱浦的父亲给了她很多爱,朱浦也“继承”了对爱的理解力,把感情带给葛蒲硬一家,让露意莎再次感受到情感的力量。这无疑是作者反对“事实”原则至上的生动体现。露意莎被迫的事实选择与朱浦的坚定和对感情的给予形成强烈对比,这更加深刻地反映出作者对露意莎悲剧的同情,以及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控诉与反对。

二、《呼啸山庄》中“异性同构”人物发展模式

《呼啸山庄》的人物发展模式与19世纪英国小说主导的“同性异构”的人物发展模式不同,它采用的是“异性同构”的人物发展模式。这种人物发展模式是指两个不同性别的人物构成一组,并具有相似的人物特征,同时二者的灵魂互相纠葛、不可分割。以上提到的英国传统小说中的几组人物,他们皆是平行对比且彼此独立的,而《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虽然也是平行对比的关系,却彼此不独立且不可分割。艾米莉正是通过描写二者的共同之处来表现二者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二者之间的灵魂纠葛。

(一)另一个希刺克厉夫——凯瑟琳

凯瑟琳就是另一个希刺克厉夫。凯瑟琳“嫌贫爱富”的背叛者形象与希刺克厉夫暴戾、残忍、擅于伪装、贪婪的形象都在告诉读者他们是一类人。希刺克厉夫刚到恩萧家时,他是一个一直在隐忍的可怜孩子。但是,当他发现辛德雷把他漂亮的小马弄跛了,他便威胁辛德雷并如愿换到了辛德雷的马,虽然仍被辛德雷打骂,但他却没有再吭声。如此看来,希刺克厉夫是一个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换马)就能做任何事情(告状)且不计后果(仍然被打骂)的人。凯瑟琳偏偏喜欢希刺克厉夫,总和他待在一起。然而,从画眉田庄回来后,凯瑟琳没有再选择做个“脏孩子”,这样也就得到了埃德加的喜爱——“这收获最初挺使她得意”^{[1]53}。凯瑟琳的伪装给她带来了与希刺克厉夫在一起玩耍

时完全不同的体验和结果,她尝到了作为“大小姐”的甜头儿。她答应了埃德加的求婚,为了“帮助希刺克厉夫高升,并且把他安置在哥哥无权过问的地位”^{[1]65}。因此,她背叛了希刺克厉夫,背叛了另一个自己,即使这种“背叛”是以希刺克厉夫和自己的悲痛为后果。

(二)希刺克厉夫人物发展的引导者——凯瑟琳

凯瑟琳在希刺克厉夫的人物发展道路上是作为引导者而存在的,她对希刺克厉夫的人物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从小志同道合的两个人因画眉田庄而分道扬镳,邈里邈远的希刺克厉夫与打扮得光鲜亮丽的凯瑟琳格格不入;清冷的马厩与热闹厨房、大厅也是泾渭分明。凯瑟琳形象上的转变让希刺克厉夫懂得了体面。当洛克乌德第一次见到希刺克厉夫时,便形容希刺克厉夫“在衣着和风度上他又像个绅士”^{[1]3}。这是因为受到凯瑟琳的影响,他执着地要做一个“体面人”;他要守着这两个山庄,做它们的主人。而伊莎贝拉的悲剧也是因为凯瑟琳的“暗示”而开始的。凯瑟琳了解希刺克厉夫,知道他的归来是必须要复仇的。无法得知她是怀着何种想法捅破了伊莎贝拉爱希刺克厉夫的这层窗户纸,这引得希刺克厉夫开始了他的“报复的顽皮计划”,这让希刺克厉夫得到了占据画眉田庄的“好”机会,为希刺克厉夫的复仇之路又指出了一条“明路”。凯瑟琳引导着希刺克厉夫向着属于他的人物发展方向而行。

(三)希刺克厉夫另一半灵魂——凯瑟琳

不论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成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1]64}

凯瑟琳生前与希刺克厉夫彼此羁绊,她死后,二者的灵魂也在纠葛,更突出了二者的不可分割性。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都清楚彼此对对方的意义:他们拥有同样的灵魂。希刺克厉夫消失归来后,“他们过于沉浸在相互欢乐里,一点也不觉得窘”^{[1]80},同一个灵魂的两半再次结合的快乐,是其他人无法扰乱的。小说伊始,凯瑟琳已去世二十年,这时的希刺克厉夫在外人

(洛克乌德)看来是一个“傲慢……冷淡……把爱和恨都掩盖起来”^{[1]3}的人,在荒原上孤独地活着,只有在听到凯瑟琳的灵魂在哀哭时,他才激动得难以控制自己。但他无法见到凯瑟琳,无法触到他的另一半灵魂。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一个是在窗外骚动着的幽灵,一个是在屋内失去灵魂的人。一窗之隔,隔开的却是同一灵魂的结合。所以,他把凯瑟琳的坟墓掘开,发现只有同凯瑟琳一起躺在这坟墓里,他们的灵魂才能真正地结合,他才能真正地安宁,凯瑟琳才能得以安息。

生前的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之间的“磁场”就连凯瑟琳的丈夫都无法融入,因为彼此是“同一灵魂”,二人可以得到最大的快乐和痛苦。死后的凯瑟琳的魂萦绕在希刺克厉夫的精神世界,这能让我们更加确定二人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二人作为彼此的另一半灵魂而存在。所以死亡的结局对他们来说是灵魂结合的开始,是获得永恒和快乐的必需。

三、《呼啸山庄》中“异性同构”人物发展模式产生的原因

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这组特殊的人物关系造就了《呼啸山庄》独特的人物发展模式,只有清楚这种独特性的原因才能更加深刻地了解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之间非凡的灵魂之爱。结合他们的身体与心灵状态以及艾米莉的荒原情结,可以发现疾病、死亡以及隔绝世界的荒原就是产生这种独特人物发展模式的原因。

(一) 疾病性的身体状态

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5]41}

在遭遇痛苦时,凯瑟琳会头痛、发热。最甚是在埃德加逼迫她在自己和希刺克厉夫之间作选择时,凯瑟琳痛苦到了极点,她“翻来覆去,发热昏迷”^{[1]102},“苍白的脸色消失,呈现出害臊的红晕”^{[1]103},又亢奋地不停说话——这都是结核病的突出特征。19世纪中叶,结核病十分流行,且隐喻色彩十分明显。有人认为,结核病既

带来了“精神麻痹”,又带来了更高尚情感的充盈,既是一种描绘感官享受张扬情欲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描绘压抑、宣扬升华的方式^{[5]24}。凯瑟琳是一个具有激情的女性,她的释放与发泄,虽被视为精神上挣扎与身体上痛苦的双重折磨,但她在这个过程中散发的激情是具有浪漫色彩的。有些观点称激情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点^[6]。希刺克厉夫就是引发凯瑟琳产生激情的引子,凯瑟琳也只有在生病时才散发激情、宣泄自己,他们之间的极致的爱意才能相互作用。闵可夫斯基认为自我有两层:外层(受到外部刺激并作出反应)和内层(感受与生命感的基座和源泉)。精神分裂使这两层都受到了损害,从而导致了病人生命活力的丧失或衰退^[7]。从凯瑟琳的精神层面来说,希刺克厉夫是她的另一个自我,她将自己分裂为画眉田庄的凯瑟琳和依然留在呼啸山庄的凯瑟琳(希刺克厉夫),具有这种精神分裂性的凯瑟琳实则是在寻求一种安全感——“空”的自身内部把世界拒之门外。莱恩引用克尔凯郭尔的观点称:自我企图把自己变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把它自己和它自己联系起来,同时却排斥其他一切”^{[8]85}。直到再次与希刺克厉夫相会时,“空”的凯瑟琳才与真正的自我相会,他们亲吻、爱抚,渴望从中得到爱意的释放,他们又互相控诉,渴望从中得到心中恨意的释放。“如果说精神分裂性个体会相信什么的话,那么,他只相信自己的毁灭”^{[8]99}。所以,具有这种症状的凯瑟琳已经无法再在这副躯壳中存在,只有死亡才能真正地释放自我,释放灵魂。

(二) 死亡性的心灵状态

凯瑟琳很有理由认为天堂对于她就是流放之地,除非她的精神也随同她的肉体一起抛开。^{[1]132}

出嫁后的凯瑟琳一直都认为自己从呼啸山庄“放逐出来,成了流浪人”^{[1]104}。而她的灵魂留在了那片荒原上,也就是她的灵魂归属地。一边是像在天堂般给予她优越物质生活的丈夫,一边是荒原上灌注她灵魂的希刺克厉夫,在两者之中作出选择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再也不堪折磨,所以她选择死亡,让漂泊的灵魂回归到它来时之处。

两个词可以概括我的未来——死亡与地狱:失去她之后,生存将是地狱。^{[1]124}

凯瑟琳死后,希刺克厉夫的灵魂就已经不完整了。十八年后,看到躺在坟墓里的凯瑟琳时,他“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自己咕噜着一些可怕的话”^{[1]276},甚至绝食,并且要求“自我隔离”。这是他在等待着死亡,等待着与凯瑟琳的灵魂相通,等待着与自己完整的灵魂结合。

“砍去那枯死的小树,
让别的枝条繁茂旺盛;
至少,它腐败的遗体可以肥土;
从中可以生长出一永恒。”^[9]

这首诗歌出自艾米莉的《死亡》,题目中的“死亡”就是这首诗的主题,结尾以“枯死的小树”和“别的枝条”暗示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即虽然人的肉体终会死亡,但灵魂则会保持永恒。死亡是艾米莉眼中永恒的先驱,达到死亡便达到了永恒,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境界^[10]。艾米莉将她对待死亡的态度和理解融入到了她塑造的角色中,两个人在极致的恨意中流露出极致的爱,但是这种极致已经无法在他们的躯体里达到和谐,也无法找到一种平衡去容纳彼此的爱,因此,两个拥有同样灵魂的人,只能通过死亡才能得到结合,达到永恒。由此可以发现,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一生也许都在探寻灵魂,二人也在这个探寻的过程中逐渐碰撞、激烈化,直到在死亡后获得灵魂的和解,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二人灵魂合二为一的最好结局,而呼啸山庄就是孕育他们灵魂的地方,也是他们人物发展的开始之地。

(三)隔离的社会空间

呼啸山庄——“与尘世的喧嚣完全隔离的地方,一个厌世者的理想的天堂”^[11]。故事里除了呼啸山庄,就只有无尽的荒原;除了凯瑟琳嫁过去的画眉田庄,似乎也没出现过其他地点,甚至连希刺克厉夫消失后去了哪里都没有交代。艾米莉也没有描写凯瑟琳是如何喜欢上希刺克厉夫的,两个小孩就像野人一样生长,把这

片荒原当作自己玩耍的宝地、释放自由的天堂。虽然作为读者的我们把呼啸山庄看作是与世隔绝的荒野,但是凯瑟琳却把它当作精神的家园。

我多想躲避到那个愉快的世界里,永远在那儿;不是泪眼模糊地看到它,不是在痛楚的心境中渴望着它;可是真的跟它在一起,在它里面。^{[1]133}

正如夏洛蒂评论艾米莉,“在她眼中,最幽暗的石楠丛会开放出比玫瑰还要娇艳的花;在她心里,铅灰色的山坡上一处黑沉沉的溪谷会变成人间的乐园”^[11]。凯瑟琳就像艾米莉本人一样,热爱荒原,把它视为自己精神上的天堂之地、灵魂的栖息之地,远离物质的世俗,却能给自己带来精神的充盈,那种自然的旷野的力量,那种自由的身心的释放,只有在这荒原之上才能享受;而希刺克厉夫把它当作释放野性力量的激情战场。

他住在山庄成了一种没法解释的压迫。我感觉上帝在那儿丢下了这迷途的羔羊,任它胡乱游荡,而一只恶兽暗暗徘徊在那只羊与羊栏之间,伺机跳起来毁灭它。^{[1]89}

希刺克厉夫的复仇是故事的主线,呼啸山庄就是他复仇开始的地方。他就像固守自己领地的“恶兽”,在呼啸山庄积蓄自己的力量,霸占画眉田庄以毁掉禁锢自己(凯瑟琳)的“天堂”。艾米莉从孩童时期便跟随家人来到霍渥斯荒原居住,荒原的苍凉之美在此处展现得淋漓尽致,她高涨的创作力、强烈的生命力都是在这片孕育她的荒原上涌现出来的。巧合的是,《呼啸山庄》中描写的地点、背景是典型的英国北方乡村的场景,而且离艾米莉的家不超过二英里^[12]。希刺克厉夫也如同艾米莉本人,把自然的荒原赐予的无限力量化作无限激情又释放于此。

因此,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二者特殊的人物发展模式与这片与世隔绝的荒原必然相关。艾米莉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是热爱、依恋荒原的自己,一个是释放激情的自己,他们的灵魂都是始于荒原、孕育于荒原,最终也归属于荒原,彼此纠缠,安息于此。

四、结语

不同于其他 19 世纪英国小说,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打破了通过展现一组人物的差异而使人物对立起来的传统,塑造出了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这组“异性同构”的独特角色,通过具有相同灵魂的二者呈现给读者一段与众不同的关系——极致爱意与恨意的交融、灵魂与肉体的和谐。而他们不可分割与灵魂纠葛的特点也就通过二者独特的人物发展模式变得更加明朗。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在这个故事中,像是两个通过激情释放自我并通过死亡获得永恒的爱人,最终灵魂达到合二为一的“一个人”。

参考文献:

- [1] 艾米莉·勃朗特. 呼啸山庄[M]. 杨苡,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 [2] 简·奥斯汀. 理智与情感[M]. 武崇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5.
 - [3] 黄梅.《理智与情感》中的“思想之战”[J]. 外国文学评论,2010(1):175-192.
 - [4] 查尔斯·狄更斯. 艰难时世[M]. 全增嘏,胡文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5]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M]. 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 [6] 福柯.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71.
 - [7] 徐献军. 妄想症与精神分裂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解释[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5(4):121-129.
 - [8] 莱恩 R D. 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M]. 林和生,侯东民,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 [9] 艾米莉·勃朗特. 勃朗特两姐妹全集:第 8 卷[M]. 宋兆霖,编,刘新民,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366.
 - [10] 蒲若茜. 对《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爱原型分析[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111-118.
 - [11] 杨静远. 勃朗特姐妹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1.
 - [12] 王国庆. 从艾米莉的传记看《呼啸山庄》[J]. 外国文学研究,1988(1):17-22.
- (责任编辑:李秀荣)
-
- (上接第 102 页)
- [14] 清格尔泰. 蒙古语语法[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97-113.
 - [15] WOUK F, ROSS M. The history and typology of western Austronesian voice systems[M].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2: 113-176.
 - [16] ZIDE N H, MILTON E B. Studies in comparative Austroasiatic linguistics [M]. The Hague: Mouton, 1966: 190-211.
 - [17] EDWARD L. Semitic languages: outline of a comparative grammar[M]. Louvain: Peeters Publishers, 2001:458-482.
 - [18] SAMUEL B, RHONDA L. The Niger-Congo languages: a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Africa's largest language family[M].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9: 39-56.
 - [19] WELMERS E. African language structure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79-96.
 - [20] BLUST R.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M].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3:49-56.
- (责任编辑:李秀荣)